

奶奶得了癌症，要不要告诉她？

日前，第7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举行，今年的影后颁给了一位亚裔女孩——奥卡菲娜（林家珍），这是77年以来，该奖项的首位亚裔影后，而让她得到这份奖项的是一部中文译名叫做《别告诉她》（The Farewell）的电影。

奶奶得了癌症，为什么不告诉她？

影片以一个谎言开始，一个在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里真实存在的谎言。

女主角碧莉要回国参加表弟的婚礼，而25年未曾团聚过的一家人，也都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长春。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为了见身患癌症的老人最后一面。只有患癌的老人——碧莉的奶奶一人被蒙在鼓里，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，因为大家都告诉她“病是良性的”。

这是电影《别告诉她》的故事，改编自华裔女导演王子逸自己的家庭故事。

有老人身患重病，选择隐瞒，在中国家庭中并不罕见，大家都觉得，不告诉她是为她好，因为“如果你告诉一个老人她得了癌症，她就会死得很快。”在电影里，碧莉的妈妈也是这样告诉她的。

然而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碧莉始终无法理解，“时间不多了不是更应该告诉她吗？”而且在美国，这个谎言不仅不普通，甚至是犯法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获知自己真实病情的权利。

所以她想不明白：为什么不告诉奶奶？

不同的人给了碧莉不同的答案：

医生说，这是善意的谎言，是为了老人好，他自己的奶奶去世前，家人也是这样做的。

大伯说，你告诉奶奶，是因为你不想承担责任，因为这样你就解脱了。而你告诉她，才是对她的爱和报答，对她的负责任。

可是这些回答依旧没能消除碧莉的疑问。

承受不了的也许并不是患者

在中国，确诊癌症后，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往往不是患者，而是家属。在震惊、难过之后，家属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：“应不应该告诉患者实情？”

当疾病与死亡降临，患者们真的无法勇敢面对吗？

一时的情绪失控，不代表患者无法理性面对。“癌症”两个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当得知自己患病，多数人会不知所措，接下来可能是恐惧、无助甚至绝望……但这些感觉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开始慢慢接受这个消息，并逐步对治

疗和之后的生活做出自己理性的判断。

实际上，真正无法面对，也不敢面对的并非患者本身，而是身边的亲人，尤其是在中国，这样一个对死亡避而不谈的国家。

事实是，“生是偶然，死是必然”。生命中，什么意外变化曲折都有，只有“死亡”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，也是必然会来到的。

给生命走到最后的人一个选择

对患者隐瞒病情不一定是好事。

正如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物学博士李治中曾发文指出，隐瞒容易造成过度医疗，增加花费，还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被隐瞒的患者死在医院病床或手术台的概率大大增加。不仅如此，隐瞒患者还会给很多家属带来长期负罪感。隐瞒病情后，患者如果在治疗中去世，或者去世前表达没有完成心愿，或者治疗过程痛苦，都容易导致家属在患者去世后，长期处于后悔、自责等情绪中。

80岁高龄的琼瑶在网络上公开一封写给儿子儿媳的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，不动大手术，让我死得快最重要。在我能做主时让我做主，万一我不能做主时，照我的叮嘱去做。人生最无奈的事，是不能选择生，也不能选择死。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，时代在不停地进步，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！”

当一个人身患绝症，是否告诉他实情这件事，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答案，但是，一个正常心智的人，至少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生命中最后时光如何度过的权利。

在一个人生命最后的进程里，他或许想要继续接受治疗，或许想做一些曾经未做成的事，或许想见一些人，或许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在家里坐着、躺着，在院子里晒晒太阳，甚至或许因为太过痛苦，只想尽早离开……

而这一切的一切，终究应该由他自己来选择。

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你是想要自己决定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，还是由身边的人安排你该怎么过？

当生命进入倒计时，每个人想要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善意的谎言，而是跟随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些事。

作者：张萌 来源：健康时报

我的医生妈妈

从年少时起，我就特别羡慕别人的妈妈。每逢节假日，身边的小伙伴们都高高兴兴地跟妈妈去游乐场玩，我只能待在家里看书或者练琴，因为我的妈妈要去单位加班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几乎没有节假日，值班是日常，加班是正常，谁让她是一名医生呢！

平时，妈妈常常电话不离手，都是一些病例会诊或者患者咨询电话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有时在吃饭、有时在洗衣服、甚至半夜都会打过来，妈妈每次都认真地解答。后来，在妈妈的影响下，我对医学的兴趣也渐渐萌生。有一天，我盯着一张超声图片好奇地问妈妈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在我眼中，它只是一个规则的扇形，上面深深浅浅的灰黑色背景上出现了一些灰白色形状不规则的图形，有的边界清晰、有的十分模糊；有的地方明亮、有的地方黯淡。依稀地辨别着若隐若现的轮廓，我连器官都猜不出来，更不要说病变是什么。“是心房黏液瘤”，妈妈轻轻地答道，她耐心地给我讲述了这种肿瘤的特点，“心脏有四个心腔，两个心房，两个心室，你看，这里是心室，那是一个类圆形的肿瘤。”“哦，原来是心室……”虽然我的脑海中一片混沌，但心底对妈妈的羡慕和佩服油然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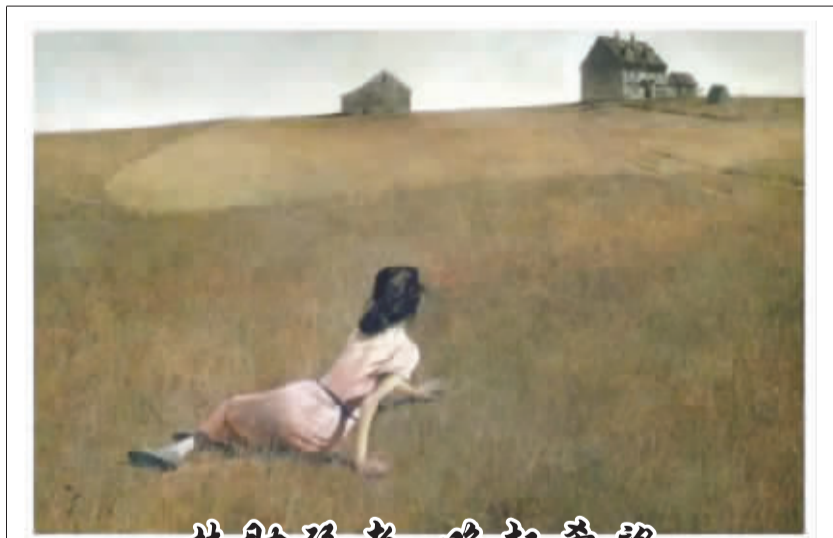
一晃十年过去，填报高考志愿时，我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。妈妈情绪复杂，她轻声问道：“学医并非易事，要持之以恒，你

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我笃定地点了点头。

一个暑假，有一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。在外出游玩的路上，当我正望着高铁窗外绵延的绿色原野时，车厢的广播中突然播报：“8号车厢有一位乘客突发身体不适，如果有哪位乘客是医务人员，请尽快来协助我们”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非常想去帮助他们，但又害怕自己学识尚浅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正踌躇不定时，一旁的妈妈立即说道：“你跟着我，我们过去。”连续穿过了4个车厢，妈妈坚定的步伐与毫不犹豫的决定给了我前进的勇气。我们远远地看到几位列车员手足无措地围着一个昏迷的年轻男孩。男孩抽搐着，全身出汗，牙关紧闭。妈妈蹲下身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完成了判断脉搏、呼吸、反射情况、测量血压等，并将一个压扁的小空罐塞进男孩的上下齿之间以防舌咬伤。在到达下一个车站的半个小时里，妈妈一直蹲着，用手托住男孩的头颈部，保持其呼吸道通畅。男孩被送往医院后，我们回到了车厢里，柔和的阳光照亮了前方的过道，此刻，妈妈对我而言既是慈爱的妈妈，又是我心目中的榜样。

我也终于明白，作为一名好医生，不仅要拥有扎实的医学技术，更要有一颗善良、仁慈、真诚的心。

作者：伊遥 来源：中国医学人文



扶助弱者 唤起希望

《克里斯蒂娜的世界》是美国画家安德鲁·怀斯完成于1948年的蛋彩画，现收藏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。画中最明亮的部分是近处的人物：粉色的衣裙、照在她身上的光亮，为她注入了活力；她伏地的姿态、扬起的头颅、遥望远方的目光显示她坚强的生命力。在空旷荒野的草地上，她看到并相信自己终可以到达远处的农舍，那个虽然破旧却

可以令身心得以休憩的家。对于普通人，这并不以为奇，但是想到克里斯蒂娜是一位进行性神经性肌萎缩症患者，已经伏地而行二十余年，便不由被她的淡定与坚忍所震撼。她唤醒我们对弱者的扶助，她所需要的不只是躯体疾病的治疗，更需要对孤寂心灵的支持和抚慰。

作者：王德 来源：中国医学人文